

珠还传奇

第八章

谭纪一行晓行夜宿，共走了一个多月，便赶到了京城，刚踏入京城地界，谭纪如释重负。经过了这么多艰难险阻，自己的一只右眼也瞎掉，幸好取到了一颗稀世珍宝夜光珠，还有几十斤的合浦珍珠。皇上的赏赐，官位的晋封，那自然不用说了，皇上肯定不会亏待自己的。因此谭纪回京第二天早朝时，便兴致勃勃在三鼓时便到皇极殿休息等候早朝。

皇极殿，内阁、六部等文武大臣早就序立大殿的两旁。待景阳钟和龙凤鼓齐鸣时，众内侍、宫婢和各校尉便拥簇着神宗皇帝升殿。神宗皇帝在宝座上坐定后，两班文武大臣齐然下跪，三呼“万岁！”

此时谭纪朝衣朝冠上殿，神气十足走到丹墀上，向两班大臣扫视一通，然后俯拜于地：“奴才谭纪恭请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神宗：“平身……哦，大伴！”看见谭纪眇着一只眼：“怎么啦？宝珠取到了吧？”

谭纪洋洋得意：“仗万岁洪福，夜光珠取到了！”

神宗听到夜光珠取到了，便急问：“夜光珠在哪儿，待朕看看！”

谭纪神秘地：“须命御医动手术才行。”

神宗莫明其妙：“是何道理？”

谭纪指指屁股：“等会儿自见分晓。”

神宗：“嘎——传御医！”

总管太监在一旁叩头：“尊旨！”转身便向太医院走去。少顷，总管太监领着御医走进大殿。

御医俯拜于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神宗：“平身！你从谭纪屁股上的创口里取出宝珠来！”

“从屁股创口取出!?”御医大惑不解但又不敢违旨。谭纪在一旁看到御医犹疑，便对太医：“来!”他一面说一面走到大殿侧边一角，将裤子脱掉，挺着屁股扑在地上，用手指指股创口“来，就藏在里边。”

两班文武大臣用惊奇的眼光注视谭纪。神宗静静坐在殿上，等待谭纪的夜光珠。

御医用刀轻割开谭纪的屁股，痛得他“唷，唷直叫!”

御医：“千岁，忍着点!”御医用钳子从谭纪屁股上的创口里取出了一颗珠子。

御医问谭纪：“是一颗吗?”

谭纪痛得有气无力：“是，就是一颗!”

御医把珠子放在瓷盆中，又用药将谭纪屁股创口敷上，然后用丝布将创口包扎好。”千岁，可以起来了。”站在一旁的侍卫将谭纪扶起来，他按住创口又一阵“唷，唷”声。他振了振袍服，捧着“夜光珠”走近龙案，将“宝珠”递给神宗：“皇上，夜光珠……”这是一颗鲫鱼目大小的一颗“宝珠”，黯然无光、谭纪自己看见也呆住了。

两班文武大臣也面面相觑，神宗按捺不住了：“怎么啦!这是什么珠?给朕看看!”

谭纪诚惶诚恐地把那“宝珠”递给神宗。神宗接过一看，见是一颗凡珠，而且是坏死了的，不由龙颜震怒，暴跳如雷。

“阉贼!这便是‘宝珠’么，你安的什么心?”

谭纪战兢兢地只是叩头：“奴才知罪了!”

神宗眦眦几裂：“你偷天换日，欺君妄上……”

谭纪哭泣着辩解：“奴才委实不曾以假乱真，珠藏肉中，许是变了形迹……”

神宗更冒火了：“胡说，推出斩了!”

一旁闪出两个锦衣卫，架着谭纪向殿外走出，谭纪一面哀求：“万岁，饶了

我吧！”他声嘶力竭的嚎叫，他刚被锦衣卫架出大殿便吓得不省人事了。

两班文武大臣看到神宗发怒，个个嗦嗦地颤抖着。

神宗对于采求夜光珠的事，还不死心，砍了谭纪的脑袋，他怒火稍息。少停，神宗问：“李敬呢？”

李敬是总督太监，他听到神宗宣他，便走到神面前俯拜于地：“奴才在，皇上有何使唤？”

神宗：“你传朕的旨意，提京营精骑五千星夜兼程，前去合浦监采珍珠，限你在五月以前，把珠解交内府使用，多多益善，休得延误，倘有贪妄，谭纪为例！”

李敬再拜：“奴才领旨！”

李敬领旨后，第二天便抽调精骑五千，并到京城驿馆，命杨达为向导，由杨达带廉州府官兵领路。一切安排就绪，珠臣京营总督太监李敬，领着五千精壮骑卒，气势汹汹地向南方扑来。

李敬带领的精壮骑卒，由杨达为向导，一路跋山涉水，走了十几天，大队人马都精疲力竭。时值黄梅时节，每日淫雨霏霏，李敬一行来到梅岭附近时，李敬和众官兵在溜滑的山道中冒雨行进，已经人困马乏，众官兵叫苦不迭。

杨达等人生长在南方，对于南方的“蛮烟瘴雨”以及南方水土早已习惯，况且杨达和廉州府的官兵绝大多数都是贫苦人家出身，走起山道就如履平地了。李敬的几千精骑士卒，全是北方人，他们不习惯爬山涉水，又不适应南方水土，十多天来的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

当杨达带领的士兵登上梅岭关时，李敬的人马还在梅岭下逶迤而行。

一个参谋勒住马向岭上大喊：“向导的，等一等，后边跟不上来啦！”

走在山巅的杨达回过身来：“太慢可不行啊，长官。离驿站还远着呢？”杨达带着他的士兵继续往前行走。

雨不停的下着，李敬的大队人马艰难地向梅岭关前进。这时一个羸瘦的士兵，

攀着湿淋的树干，垂着眼帘在喘气。几个士兵背挨背的睡熟在泥泞中。

一个士兵病倒在石崖下。有两个士兵在山谷底掩埋他们同伴的尸体。

士兵们抬着李敬的坐轿艰难地行进。他走过睡熟的士兵身边，看到睡熟的士兵便大声咆哮：“来人哪！”，参谋策马跑到李敬跟前：“千岁有何吩咐！”。李敬掀开窗帘指着睡熟在路旁的几个士兵：“你看成何体统！”参谋扯转马头，跑到已经睡熟了的士兵跟前用皮鞭抽打着士兵：“我宰了你们！”。被抽打的士兵从梦中惊醒，他们拾起地上的刀矛，又懒洋洋地随着队伍继续前行。

暮雨潇潇。当李敬和众官兵到达梅岭驿站时，官兵们看到驿站已变成一片废墟时，他们都惊愕住了。

李敬走出大轿彷徨四顾，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这时又是暮色苍茫。李敬只好命管军在驿站附近安营扎寨。在珠臣大营帐外高悬一面赫然耀眼的大旌旗：“钦差提督广东地方开采珠池事务乾清官近侍内承运库署库事京营总督太监李”。

李敬一行在梅岭安营后，梅雨霏霏下个不停，加上瘴疠大作，南下的五千人马，相继病死不少，连日来都有士兵潜逃。现经过备营检点，剩余人数，已不满三千。

李敬在大帐内正襟危坐，在灯下草拟奏章。这时参谋走进大帐垂手弯腰：“启禀千岁，连日来士兵病亡屡有发生，潜逃士兵为数不少，请千岁定夺。”

李敬全不在意：“不碍事，明晨五鼓，继续进发！”

参谋：“那些重病的呢？”

李敬：“连夜扔下山谷！”

夜雨淅沥，参谋命士兵将几个重病的士兵抬到山谷旁丢进了山谷，被抬的士兵苦苦哀求：“你们不能呵！大家都是爹娘生的……”参谋无动于衷全不理睬。士兵们看到这情景全都惨然。

驿站废墟的另一隅，杨达给士兵包扎伤口，一些士兵给几个病着的士兵喂药、喂稀粥。杨达在安慰旁边的一个生病的士兵：“你安心躺着，我背着你，也要把你背回家乡。”生病的士兵流着泪：“大哥，难为你了。”

杨达招呼他的士兵：“生病的扎担架抬着走，生同生、死同死，绝不能丢下一个。”士兵齐声应道：“我们听大哥的，我们不能丢下一个兄弟！”杨达亲自同他的士兵砍竹子扎担架。

一个病着的士兵用微弱的声音：“大哥，你丢下我吧！我不能连累各位兄弟……”

杨达走过去：“好兄弟，你的病会好的，有我杨达在，我一定把你们带回家乡。”

春雨连绵，李敬和众官兵在漆黑的山道中蠕蠕而行。时而听到暴厉的斥骂声和鞭挞声。

张武和海生等带领义军在梅岭夺回夜光珠后，便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回廉州府。张武带领义军乘廉州府兵外调之机，一古脑儿冲进了府署。府署的十几个士兵看到义军冲进来吓得屁滚尿流，急忙丢掉手中的器械，脱掉号衣各自纷纷逃命。

廉州卫所的士兵也因兵员外调，留守卫所士兵也寥寥无几，所以接到廉州府署求援信，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支援。张武等冲进府署后，见官兵四散逃亡，整个府署空荡荡的。张武和海生便带着义军四处搜捕知府。当义军搜查到府署后园时，发现知府躲到一个枯井里，张武便派义军将枯井中的知府缚了上来。满身泥污的知府颤栗着跪在地上一个劲的叩头：“大王，求求你饶我一命，我上有老下有小……”

海生厉声地喝道：“谁无父母兄弟……”

媚川手执宝剑在一旁冲过来，指着知府：“狗官，还我128条人命。”说着，媚川转身向东将手中宝剑插在地上、双膝跪下双手抱拳：“爷爷、媚澜妹妹、观

升兄弟，给你们报仇雪恨的时间到啦，你们在九泉下都瞑目吧！”说着泣不成声。一忽，媚川站起身握着宝剑，咬紧牙关，一剑刺向知府，知府“唷”的一声便倒在血泊中。

府署的另一隅。几个义军力战指挥使，指挥使挥舞着朴刀，一进一退转身出刀、退步出刀，上砍下撩，刀法纯熟，不愧是武举出身，几个义军渐渐不支，媚川在不远处看到指挥使占了上风，唯恐义军失手，于是握着宝剑冲到指挥使跟前，大喊一声：“狗官看剑！”指挥使见来者是一女辈，便不把媚川放在眼里，挥舞朴刀直取媚川，媚川一个进步出剑，估计指挥使出刀未收之时一剑在侧面取其狗命，可是指挥使一刀落空时知道无法收刀便来个转马拖刀直取媚川，媚川眼快，看到他这一招，就乘势一个“玉女穿梭”正中指挥使咽喉，指挥使就见阎王去了”

府署又一隅。张武、老清和尚，珠民甲、乙力战兵备和千户。张武一朴刀杀死了兵备，千户慌忙退走，腾身跃上府署后墙，老清和尚在一旁看准了他，一支袖箭放出，正好射中他的腮帮，他“唉”了一声，一个筋斗翻到墙外的一个大粪池里，挣扎片刻便溺死了。

海生等打开廉州府的仓库，赈济百姓们。

百姓们在上仓排成了长长的队伍，秩序井然，笑逐颜开地领大米。

媚川捣开了廉州府监狱，大群蓬首垢面的男女“犯人”打毁了刑具，从牢房里走了出来。媚川还告诉他们：“到上仓领米去！”

一群群欢天喜地的百姓们手拿布袋或竹箬等盛米用具奔向上仓和下仓。

三月阳春，朝霞澄鲜，花卉腾笑，群莺起舞。廉州城呈现出一片狂欢的景象：承宣街、随考街、奎文路、青云路等大街小巷、锣声‘当当’、鼓声‘咚咚’；爆竹鸣响，一群又一群的人舞着蛟龙、狮子、貔貅，欢送义军回英罗寨。

几个老爷爷围着张武和海生等，热泪盈眶。

老者握着海生和张武的手：“祝你们一路胜利！”

“好汉多多珍重！”

张武和海生等频频答礼：“父老们珍重！”

一群妇女围着媚川，大家依依不舍，都噙着眼泪。

义军雄赳赳地走出城外。张武、海生和老清和尚向百姓们挥手：“后会有期！”

英罗义军走后的第二天，廉州城内的百姓们，恐怕官兵回城进行报复。于是扶老携幼，纷纷望西郊逃难，留在城内没有走的也大多是些年事高的老人。实际上廉州城是一个空空荡荡的死城了。

当总督太监李敬率着残余人马疲疲遑遑地赶到了廉州府，他们策马进城时，但见城厢空空荡荡，门户扃锁，仓库洞开，衙署死寂像古冢。老鼠在当街啮着腐木，黄雀在仓房前边争啄遗粒。

李敬率着参谋等官兵走到府署大门，大门没有士兵和差役，两旁的大石狮怒目圆瞪。李敬走进大堂但见案台被打翻在地、坐椅被打碎，‘亲亲爱民’的大匾被折断。

参谋大声咆哮：“来人哪……”任由他怎样的喊叫也没有一点回音。

李敬惶惑地：“莫不是都逃跑了？……”

参谋：“这……真伤脑筋！”他们转到府署后园，在枯井旁发现知府的尸体。

管军在厨房找到了一个年逾七十的差役，把他带到李敬跟前。差役哆嗦着跪下叩头：“千岁爷驾到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李敬：“人呢？”

差役：“大老爷在哪儿！”他用手指指枯井旁知府的尸体。“前两天被山贼杀死了，其余的都跑了！我无家可归，没地方跑啊！”

李敬：“见到人都统统抓回来，……同时出榜安民！”

参谋应声：“是！”

府署后堂，李敬靠着公案，正在抓耳挠腮。参谋向他禀报：

“千岁，府内大小仓库，分文不剩，粒粮无存，军械器杖全被掠光，目下廉城内外百姓逃散；三军给养，无法筹应。加以疫疠转炽，各营死亡枕籍、军心惶惶，乞千岁早作主张！”

李敬：“粮糗还有多少？”

参谋：“连同田间刈来的生粟，嫩豆都不敷三日用了！”

“传令下去，各营自筹粮饷维持一个月，以待后援，瘟病的一律火焚，以绝疫源！”

李敬自得地躺下炕床，高枕而卧了。

珠监大臣李敬面临最大的威胁，就是粮饷匮乏，加之疫疾流行已使他大伤脑筋。他下令各营自筹粮饷以解燃眉之急。可是方圆十里的百姓大都坚壁清野，一切牲畜都赶进深山老林。大队士兵到村里搜寻粮食大都两手空空而返。三五个士兵前去也都有去无回，大都被百姓推进了山沟喂豺狗去了。最幸运的有不少士兵进到村里搜寻粮时饿昏在村里，百姓看到他面黄饥瘦可怜他，便给他灌上一碗稀粥，待他清醒后，给他饱餐一顿蕃茹。他就脱掉号挂，赖着不肯回衙。有部份士兵在田野里摘了些青瓜或挖了些蕃茹带回府衙，悄悄的给同伴。然而每日空手回衙的士兵，也免不了被鞭打一番。

夕阳西下，一队士兵在清水江畔三五成群的吃着生蕃茹和生黄瓜，他们一边吃一边窃窃私语。

士兵甲：“管他娘，这么粮尽饷绝，老子一日也难捱下去了！”

士兵丙：“人瘟又厉害。我亲眼看到今天在北门城外又火焚了一百多个了！”

士兵甲：“人家‘奋’‘耀’两营的弟兄，都打算回家去啦！”

士兵乙：“哪营兄弟不是一样？都是爷娘生的！”

士兵甲：“人只有一条命，咱们应该想想怎样死才合算！”

士兵丙：“怕什么，纵然回去不得，横竖是死，我决计拼了！”士兵们你一言，

我一语，忧虑、愤怒和茫然无主的种种心情交织在一起。

士兵乙嗖地把腰刀拔出，往头顶上一扬，回身吆喝：“弟兄们，反正活不成了，不如先干它一个痛快吧！来，我们杀回去！”

大家一齐紧张起来，‘像点燃了导火线似的。

士兵甲连忙拦住大家：“不能莽撞，这样会吃亏的！”

“那么怎么办？”

“难道就困着等死？”

士兵甲从绑腿里取出一小块红布：“看，这是什么？”他轻声地对士兵乙、丙：“一切行动听总旗杨达的……”

士兵丙：“对！”

“好，如存二心，有如此树！”士兵乙挥起刀把江边一株绿杨拦腰斩断了。

士兵甲又轻声叮嘱：“记住，四月八，四更天，听到关帝庙的钟声，一齐动手！”士兵乙、丙连连点头。

四月初八的后半夜。月色朦胧。廉州城内一片死寂。巡更的士兵报着四鼓。

头缠红布的杨达在关帝庙里奋力地撞响了大钟，钟声‘当当’震响，回荡整个廉州城。钟声一响，府署内的营房里，一阵哄乱，许多头缠红布的士兵，冲了出来大声呼喊：“不要等死啦，回家去！”

一个偏将手执利剑在一旁冲出来挡住了士兵的去路：“你们想造反！”

士兵甲端着长矛直指偏将：“反正是死，拼了吧！”几个士兵围着偏将厮打。杨达在一旁见状从屋角冲上来，与偏将一剑一刀，拼杀起来，战不数合，杨达跃起腾空一刀将偏将脑袋砍去了一半。

几个士兵把两个营官缚在柱子上。

军房的一隅，许多士兵围着副将在屋檐上下厮杀。士兵乙从屋顶扔下一块墙砖，把副将砸毙。

士兵甲持匕首追逐李敬，李敬拿着一根窗柱，一边抵敌，一边退走。李敬退到床前被自己脱在地上的朝靴绊倒了。士兵甲一匕首掷中了他的心窝。李敬‘呵!’的一声倒在地上。

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府署又是一片的寂静。

无数头缠红布的士兵，荷着行囊，冲出府署，向四方散去。

杨达带着廿多个士兵向白龙城方向走去。走出廉州城东门外，杨达回头望了望廉州城对士兵说：“我们自由啦，海生兄弟在白龙港接应我们。”

古老的廉州府署，冲起了熊熊大火。

杨达一把火将府署燃着后，便率反正的士兵匆匆离开廉州城朝白龙港进发。这是杨达事先与海生等人商量好的。

可是当杨达率士兵们将到达白龙港时，从端田杀出一彪人马，为首的便是田治千户，他截住杨达等人的去路：“叛贼那里逃!”杨达怒目圆瞪：“狗官，正找你算账呢!”

于是杨达与千户田治展开一场搏斗。田治善用长剑武艺高强，横行州府；杨达使一柄大刀，飞舞起来泼水不进，双方势均力敌战了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在鏖战中千户飞起一脚，照杨达右手腕踢去，将杨达手中大刀踢掉，杨达此时空手对剑，形势危急，他腾身跃起，袖镖‘嗖’的脱手而出，正中千户眉心，千户应声倒地，官兵见千户被杀，不敢恋战，丢掉手中器械纷纷各自逃命去了。

杨达杀死了千户田治，率着众士兵急匆匆的又继续向白龙港进发。

到达白龙港时，已是巳时了，港边早有两艘渔船候着。海生站在船头向岸上张望，一见杨达等人到来，便纵身一跃跳上岸去：“老兄，怎么误了一个时辰。”

杨达与海生双手紧握：“在端田遇上千户顽缠与他玩了几十个回合，送他回‘老家’了!”

海生：“此人作恶多端，早该送他回‘老家’了!”此时渔船上的几个义军跳

上岸来，向杨达等人抱拳：“欢迎、欢迎，大家都是同乡兄弟！”

海生、杨达等人上了渔船，挂起风帆，向英罗港驶去。

四月十五日，夜月团圆，英罗寨张灯结彩。新建的‘还珠堂’雄伟地挺立在‘聚义厅’前，堂内三颗夜光宝珠，一颗大的两颗小的，高悬呈‘品’字形，灿烂夺目。

在珠光辉映之下，热闹的婚礼正在进行，海生和媚川这一对伉俪，身着吉服，双双牵挽着彩带，笑吟吟地向下面的众人回礼。

下面坐着邓母、观升母、众珠民、杨达、张武、老清尚及其他大小头目。

笙歌沸天、光华满山，山寨沉浸在一片光明和欢乐的氛围中。

‘官逼民反’和‘替天行道’两面白边黑字大红旗迎风飘展。

悠扬的歌声，响遏行云：

义帜蜚海角，

班声慑惊雷。

中天明月满，

合浦夜光回。